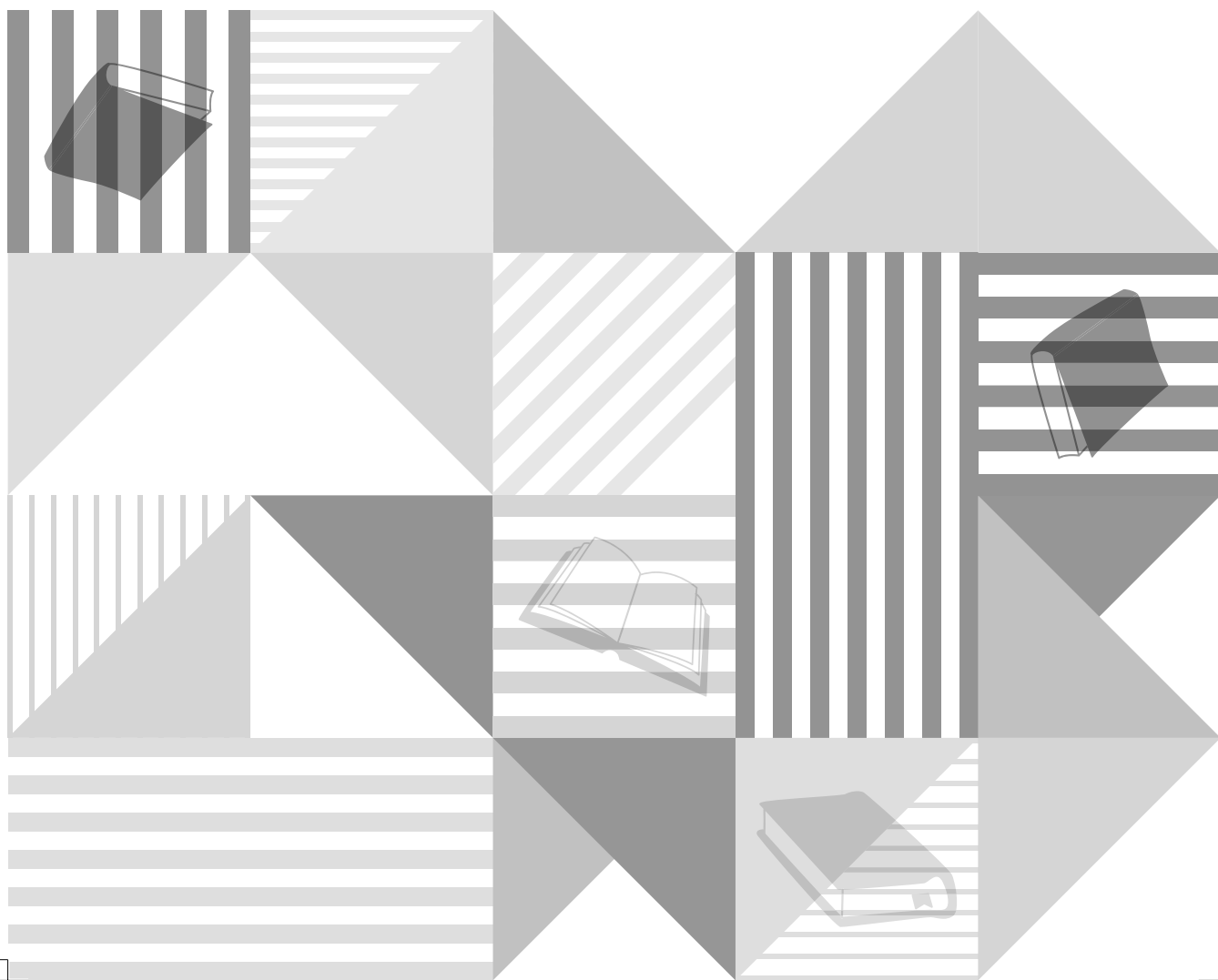


葉石濤 2024  
第四屆  
短篇小說文學獎



市長序

# 從葉老文學宇宙開啟世界文學想像

葉石濤先生，這位在臺灣文學史的燦爛星辰中，以其不屈的創作熱情和對於故土的深切情感，為我們開拓了文學的新視野。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這片土地上不為人知的故事，讓過去被遺忘的聲音再度回響。葉老曾說：「臺灣作家必須敞開心胸，開拓更大更多的臺灣時空。」這句話不僅是對臺灣作家的期許，更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呼籲，讓我們勇敢地敘述自己的故事，並探索更為廣闊的文化版圖。

為紀念葉石濤先生這位臺灣瑰寶，本府於二〇二二年，在臺南市中西區一棟古蹟建築設立成為「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展覽場館，更在二〇二二年底變身為文學沙龍，踩著階梯上樓的同時，天花板出現猶如星空般色彩，讓參觀者在一步步仰望的同時，走進葉老的小說世界，體驗臺灣文學的黃金年代。同年，基於對葉石濤先生生平與其精神的深刻致敬，我們創設「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截至二〇二四年走過第四個年頭，秉持著向優秀文學作品致敬的宗旨，期盼能激發更多人勇於創作，讓臺灣文學在多元的風景中繼續茁壯。

自去年起，我們開放已發表作品參賽，並組成推薦小組，經過多位評審審閱，最終挑選八篇



作品進入決審。評審們對於每一篇作品的細膩品評，充分體現了我們對文學質量的追求與堅持。展現了當前臺灣文學更高的視野、更開闊的包容，以及葉老的創新精神。經過評審的熱烈討論與嚴謹評選，今年首獎由陳栢青〈臺灣星戰計畫全史〉奪得。這篇小說展現了作者的博學與寫作才華，以科幻、後設的寫作手法，與臺灣歷史及當代性別認同議題進行對話，深具意義。這樣的作品不僅是對葉老的致敬，更是對臺灣文學未來的展望。

二〇二四年對於臺南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將以臺南四〇〇年的城市歷史為根基，讓葉老精神在臺灣文學持續璀璨發光、閃耀動人。我們的豐富文化底蘊和故事，等待著更多人來發掘與傳承。我深信，在葉石濤先生的精神指引下，這個文學獎將會吸引更多作家勇敢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並持續擴大臺灣文學的影響力。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創作，讓臺灣文學開啟多重宇宙的對話聲音與無限想像可能。

臺南市長

局長序

## 在這片文學土壤中拾夢前行

二〇二四年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今年延續開放已發表作品參賽的創新賽制，並組成推薦小組推選台灣年度優秀短篇小說作品參賽，讓更多才華橫溢的作家有機會展現他們的才華，展現出當前臺灣文學的多樣性與活力。自行透過系統報名共收到一百五十七篇作品，後者邀請五名委員推薦，並將稿件分為「未公開發表」稿件，及「已公開發表」稿件，分別交由兩組評審審查。

本屆參賽作品內容精采、水準整齊，在這些作品中，共計八篇優秀作品進入決審階段，本屆入圍決審作品包括〈我們的鳥關係〉、〈推不倒的那堵牆〉、〈六合路裡的某種友情〉、〈土風時代〉、〈外省姊夫〉、〈抵達靜脈的瞬間〉、〈秋霞〉、〈臺灣星戰計畫全史〉。由彭瑞金、李昂、陳昌明、郝譽翔、張耀仁五位委員評選，最終由陳柏青的〈臺灣星戰計畫全史〉華麗奪魁，並奪得三十萬元獎金。

這篇小說出自寶瓶文化於二〇二四年六月出版的陳柏青首部短篇小說集《髒東西》，八則短篇小說，縱橫出入台灣史，談及國族、政治、宗教，為每一個不敢說「我」的人而寫。〈臺灣星



戰計畫全史》看似講述電玩史，實則從臺灣歷史一九七九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出發，巧妙地融入黨外運動史，探討包括白色恐怖、革命政治、電動遊戲及性別認同等議題，展現了作者的博學才識與炫麗寫作技巧。此作品不僅展現了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臺灣歷史與性別認同的契機，獲得評審的高度肯定。

葉老始終以對土地的熱愛和對文學的澎湃情懷，滋養著我們的文學土壤。他深知臺灣文學的艱辛歷程，從未放棄對文學的追求與夢想，這與本屆得主陳栢青先生的創作理念契合。恭喜陳栢青先生，也感謝各位的支持與參與，讓我們共同為臺灣的文學未來而努力，期待未來能夠看見更多作家在這片土地崛起與輝煌！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 2024 |  
| 第四屆 |

葉石濤  
短篇小說文學獎





葉石濤 2024 第四屆  
短篇小說文學獎

016	得獎作品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014	得獎者簡介 與感言	陳栢青
008	評審意見	彭瑞金 李昂 陳昌明 郝譽翔 張耀仁
004	局長序	在這片文學土壤中拾夢前行
002	市長序	從葉老文學宇宙開啟世界文學想像

# 評審意見







決審委員（主席）  
**彭瑞金**

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復出文壇之際，發表了〈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是他矢志為臺灣文學作史的誓言。三年後，他再發表了〈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作品——兼論省籍作家的特質〉。這堪稱他對「省籍作家」，也就是「臺灣作家」，最初始觀察到的「特質」有三：其一是紀錄性的文學，其二是地域性的文學，其三是比較富於知性、而以觀念來塑造現實的一群作家。從他日後逐漸充實的臺灣文學史觀相關論述，不難瞭解其一與其二指的是臺灣作家的作品，具有清晰明確的時空座標，指的是在特定的臺灣歷史、環境中產出的文學。至於其三，就頗費猜疑了，到底文學要傳達怎樣的知性？是文學表達技巧的炫技炫藝？還是令葉石濤一代臺灣作家頭痛不已的、戰後「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強調的文字藝術？或者傳達人群生存生活的智慧，才是知性？參與本屆葉石濤文學獎評審，最大的感觸是讓我時光倒流到六十年前葉老一代人的文學困惑。

決審委員  
李昂

這是第二次將推薦作品和參與文學獎的作品一起評選。

再次的是推薦作品獲獎。

雖然參與文學獎的作品，水準真的很好，也不乏具創造性之作。但，還是不敵多數評審決。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與上一屆得獎作品一樣，宏大的企圖與視野，要以新的手法書寫戒嚴白色恐怖。結合其時剛新興的電競，穿梭在性別、政治、權力、社會等等事件中。

交織虛擬／現實，企圖找新的表現方式。作者寫作功力了得，意象豐富每有出奇之處，達到以文字書寫的奇境，真是不可多得。而且，其實作者意態明確，現實只是襯底，電競／戒嚴的刀「光」劍「影」裡，光影炫奇果真是王道，「書寫」自身才是要成就的事業。

但如果曾實際發生的事件只成一個個簡單代號，對不曾經歷那時代的人並無意義，那麼，灑下漫天煙火式的金句連發，何需依附於此？還不用提事件中的血淚，什麼感動、值得省思之處……那些老派的東西。〈台灣星戰計畫全史〉這樣具長度，好看、美妙的文字意象技巧演繹，除了絕對值得肯定的創新，也給了獎



決審委員  
陳昌明

之外，我也不免老派的想問：

更多的意義何在？

以及，是不是還需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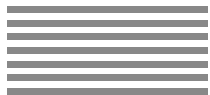
優秀的作品通常是在內容或語言形式上有其獨到之處，決審會議入圍稿件共計八篇，這些作品都相當精彩，評審因關注點差異給予不同評價，頗可理解。但我更關注的是作者的洞見與創意，所以特別推薦〈台灣星戰計畫全史〉這篇作品。作品中融合了像電動遊戲歷史、革命政治（美麗島事件）、科幻想像，甚至性別議題，互相指涉成為互文關係，技巧創新而大膽，而且語言靈活而精煉，非常精采，堪稱今年度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其他七篇作品各有其精彩之處，有些傳統題材頗耐細讀，如〈外省姊夫〉、〈秋霞〉等，也有以鳥類知識建構而成的通俗小說，相當有趣。作為評審，反覆閱讀卻頗為享受。

決審委員

郝譽翔

---

本屆參賽作品皆是水準之上，堪稱篇篇精彩，各有可觀之處，有的敘述形式充滿了實驗性，風格創新大膽，有的則是語言緊密扎實，以細膩的傳統寫實見長。最後〈台灣星戰計畫全史〉以龐大的寫作企圖脫穎而出，這篇小說融合了科幻寓言、政治歷史、白色恐怖、電玩遊戲、地誌空間以及性別認同於一爐，想像力十足，在故事中巧妙埋藏了各式各樣的隱喻與符碼，等待讀者一一為之解謎。作者以科幻手法寫美麗島事件，不但富有巧思，更是寓意深刻，也為同志書寫打開了一條新的道路，故全篇故事的線索雖然有些跳躍，但留白的縫隙，卻恰也正是意義可能孳生和繁衍之處，而小說的結尾終歸於「愛」這一古老的命題，也以抒情適度調和了先前敘事的冰冷和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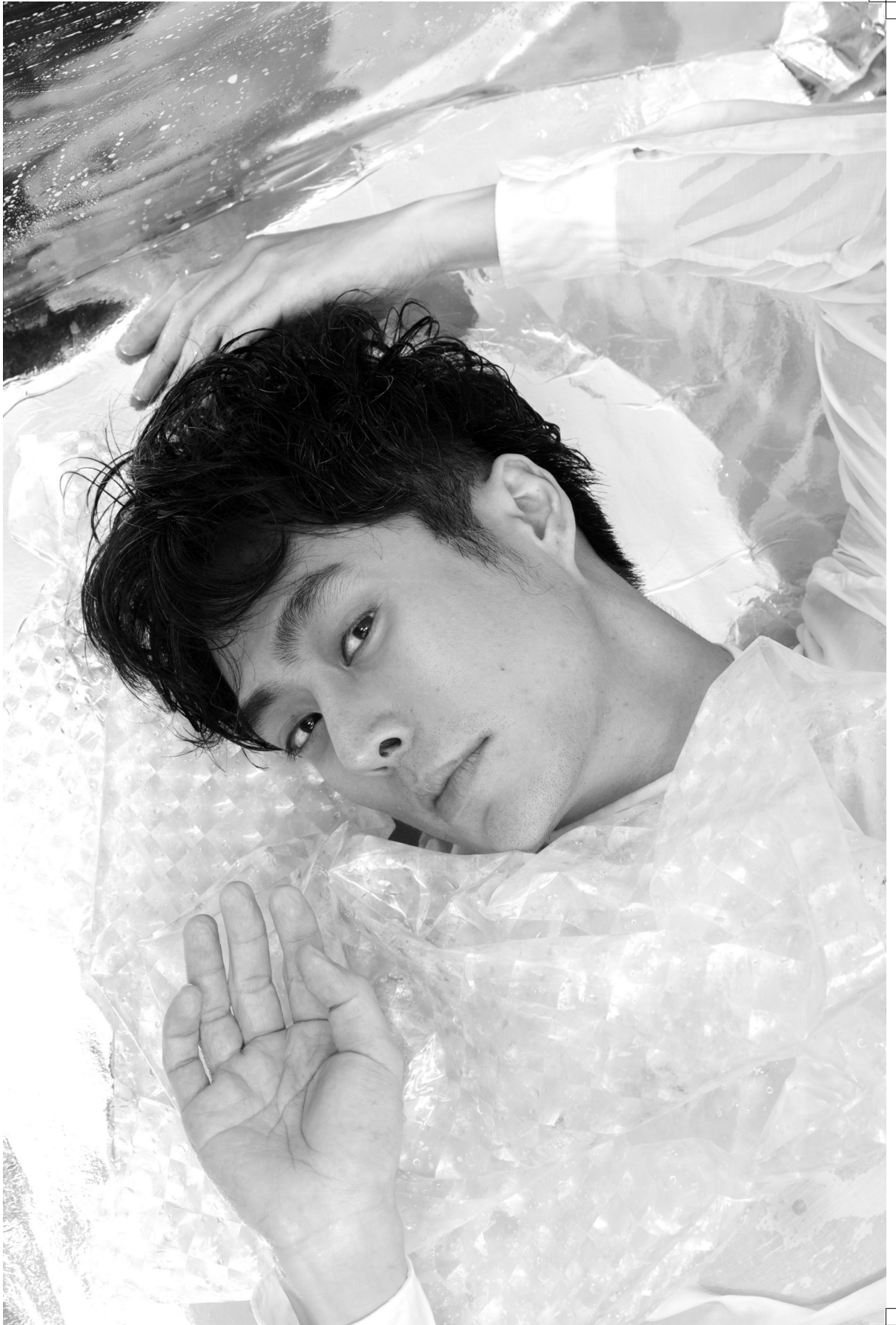


決審委員  
張耀仁

作為未發表稿件的初審委員，楊富閔委員、黃崇凱委員與我共選出四篇作品——在決審中全軍覆沒的——這四篇作品連同已公開的四篇，容或足以「我們的烏關係」一語蔽之。

亦即在那些或炫技或素樸的敘事底，無從感受作品內裡「真切的」情感的流動，更多仿若《一九八四》縱使溫存還念念不忘「黨的意志」，那樣排演、編造乃至迴避，深怕稍一真情就輸了較量，因而「關係」必然映照時代、「情感」必然附體大敘事，關乎細渺的愛意竟屬難能可貴，在在體現雄辯勝於事實的後真相時代（post-truth），「暈船」恐是愛的底線以及一語雙關。

也因此，固然《秋霞》稍嫌古典且僅於終章翻新，但我仍私心以為它是本屆值得推薦的作品。在那其中，足以感受情感實質的紋理、幽微的暴力以及歷史流動等，而那正是當代重要作品的起點。



## 陳栢青

一九八三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另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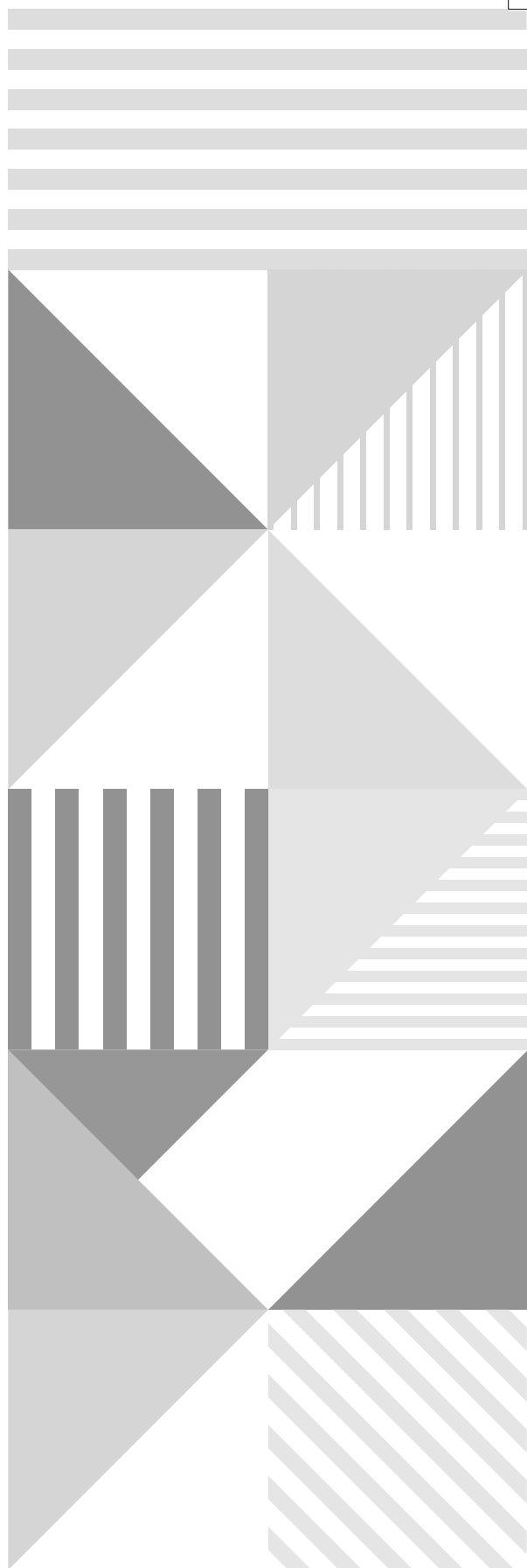
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長篇小說《尖叫連線》（獲 2020 Openbook 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短篇小說集《髒東西》。

### 得獎感言

我喜歡小說。我歡喜寫小說。謝謝葉石濤先生，他先用他的小說告訴我，原來我可以這麼做。也用小說之外的方式——例如這個獎——告訴我，請繼續這麼做。謝謝你喜歡小說，也喜歡我，我想把這樣的喜歡，讓更多人喜歡。

| 2024 |  
| 第四屆 |

葉石濤  
短篇小說文學獎





#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最初是章魚。

「侵略者」。人們後來會這樣稱呼它。抹開玻璃上凝結的水氣不約而同凝視著天空，半空而降的章魚腔體因為大氣折射而顯出虹彩，款擺的觸鬚搔撫過總統府塔尖，並一度遮蔽興建中的中正紀念堂寶藍色琉璃瓦，使之因為光線折射而讓人錯覺覆頂的是禁忌的綠。

一九七九年，巨大的章魚正降臨台北市。

「娘希匹，台北已經快淪陷了。」時任台北星戰局局長的汪<sup>ss</sup>會這樣告訴艾立恩。那是百公尺的地底掩體裡，沿地道旋線拉起的電燈泡像是小雞雞一樣顫抖，地層上方彷彿承受幾千公噸敵我轟炸的震波傳導而至掩體內只剩下微微的震動，艾立恩盯著茶水杯持續擴散出漣漪。時間過去多久了呢？在汪<sup>ss</sup>的描述中，整個台北市地表都布滿了「他們」——「現在是民國六十八年！不是西元一九七九年，中華民國還沒完！我們就是民主的最後火種」——汪<sup>ss</sup>操著和至高領袖一樣的江浙口音，趴伏木桌上用黑筆逐一塗改外電年份。艾立恩從他口中斷續理解巷戰後的情形，潛伏、突襲，退敗。以及，最恐怖的，「附身」、「取代」，以星戰局的術語是「同化」——他們已經不是你原本認識的中華民國人民了，而你不知道如何分辨。

可艾立恩不再射擊的時候，仍然坐在駕駛艙上。該怎麼說呢？體感。那破籬筐似艙體劇烈晃動，以及切到底了搖桿微微的震盪反彈。以及那其實只有自己聽見，穿透耳膜透過骨震動身軀，一發去整條廈門街還是中華路屋搖窗破的砲擊聲響。

土石湍湍而下，汪<sup>ss</sup>扯著喉嚨對他大喊：「現在我們只能依靠你了。」

「你就是我們對抗侵略者的最後王牌。」

艾立恩那指甲油早已斑駁（或是自己的血？）。大拇指只是反射性按下射擊鍵。

Biu Biu Biu——

第一槍響在辛亥。課本上這樣教曉我們。是為革命的開始。

艾立恩的第一聲槍響在辛亥路。

「那是一家柑仔店，門口有一只註冊商標黑松鐵牌，但如果你更往裡頭走，經過後頭一整櫃彈珠汽水、抽抽樂、罐子裡梅子餅汽水糖公主口香糖……」

牆被艾立恩推開。那時全台的反抗軍基地要不藏在租書店牆後，要不在小吃店後方鐵皮屋中。艾立恩真實身分則藏在機台螢幕上，黑屏幕映出紅口紅，艾立恩跳上駕駛座，也就重新找到自己的臉。

外星人正降臨台北。他們從半空落下，他們的觸鬚款款舞動，呈楔形攻勢或以鶴翼陣以魚鱗陣半空包抄而下，他們被稱為「侵略者」。

時間以秒計，螢幕右上方計分顯示擊殺數。可駕駛座上的艾立恩並不急著瞄準，他只是深呼吸一口氣，好像在那之後無數潑濺台北街頭像破掉水袋一樣癱軟的章魚身體（台北人記憶中牆壁上總有穿釣魚裝拎著戰利品的這類紀念照），以及回過神來那身旁什麼時候圍了這麼多人開啤酒互相擊掌此起彼落的吆喝，都是為了這一刻存在。

艾立恩深呼吸一口氣，握住搖桿，那一瞬，一切都退到很遠。



之後那份安靜會延展成為五分鐘，十分鐘，然後是十五分鐘。近乎禪。

左與右。上與下。侵略者由螢幕左方而至右方移動，每一次移動到螢幕邊緣後便會下降一陣列，速度並逐漸加快。章魚持續舞動著它的觸手，空氣中散落拋射的子彈，砲台只能左右移動，但那並不妨礙艾立恩消滅侵略者。

子彈發射的瞬間，艾立恩的手指不存在。黑螢幕上的紅口紅不存在。他覺得世界很簡單。只是點與點。只是線與線。只有自己與自己。

沒有自己。  
所謂純粹。

反抗軍祕密基地在當時被人們稱為「電動間」。在美最初留下來的打磚塊，和後來從日本引進的吃角子老虎水果盤拉霸小瑪莉機台之間，一九七八年《太空侵略者》（スペースインベーダー）堂皇登入台灣後，一下子便擴散並占據各大電動間。那時在艾立恩眼前展現的是：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穴 穴 穴 穴

北

「你一定殺了很多外星人。」汪S.H說。  
「不，我去殺的是自己。」

艾立恩最初的形態。LV 1。等級一，所謂的升級在七零年代的電玩史中還不存在。那涉及更複雜的內存和畫面體現，不如說是對於電玩這一存在的哲學本體論探討——那時的遊戲沒有所謂「故事」的概念。

艾立恩最早的升級僅憑著一條口紅。

像是變身的魔法棒一樣。石膏棒體旋出，尖端在嘴唇上輕輕地掠過去。

艾立恩那時只有一條口紅。進百貨說是要送媽媽才去買的。回到家說是要送同事。非常之寶愛。用手帕包著，壓在塑料皮公事包的最底下。此刻成績輸入畫面上光棒反覆跳躍，最後分數畫面一直讓他很困擾。簡直像是簽名。口紅是一枝筆，簽在他的嘴唇上，艾立恩，音近英文Alien，那不就反而自己招認是外星人了嗎？



Ali——

艾立恩考慮了一會兒，Alien。愛琳。他重新發明他自己」。

「別看他。」

「他是用子彈，還是用臉殺死外星章魚？」

每一次總是這樣，通常那整排駕駛座機台前生還者也只剩下他了，那時候，輸贏沒什麼意義。分數到了後期只是不停增加的數字，群眾則以倒影的方式存在。

所有周旁隨煙氣浮動的耳語都讓他激動，其中最讓他激動的是這兩句話：「女生進什麼電動間」，以及「醜女！長成這樣，難怪……」難怪比男生會打電動？

他激動地把臉縮進陰影中，肩膀都為之抖顫，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

要不是那男人及時出現。

——敘述喊停。星戰局長再次確認。時間，地點。座標。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男人有一頭卷髮，在一九七九年那個頭髮反映陽剛的年代，男人垂過耳邊的頭髮幾乎就是叛逆了。

「你給我跟他道歉。」男人開口說出一句話像橫穿螢幕的子彈就此打中艾立恩的心。

螢幕中的愛琳回過頭來，「但為什麼？」他比那些困惑的群眾都更早開口，一點真誠的困惑。醜女。艾立恩當然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

這就表示，自己是女生不是嗎？

好令人開心喔。勝利的字樣大大顯示在螢幕上。

但汪 Si 毫不理會電玩機台螢幕中愛琳的倒影，畫面停格，剪裁，放大，聚焦，星戰局一心想捕捉那多嘴的男人，那個畫面將成檔案照裡 Zori 經典的一張照片。

注意這張臉，混合錯愕和自信。孩子氣的卷髮讓他看起來邈邈，卻邈邈得讓人沒有防備，特別能引發人母性。

得分穩坐第一名。那其實不是艾立恩打過最好的成績，但卻是那一晚整個電動間裡最好的，勝過第二名足足兩倍有餘。艾立恩／愛琳走上前台領獎，第一名可以獲得雅達利家用主機一台。但艾立恩還沒學會上眼影的眯眯眼始終鎖定第二名禮物。

那是一台拍立得。

「我是為了第二名而來的。」他當場就這樣說。也許就是這句話引發之後不滿的鬥毆。也許他們只是發現，自己輸給女生，或者，輸給那連女生都不是的……

「拿到雅達利主機有什麼好？在家練習太空侵略者？可以打出更高分？拜託，那是你們男人的思維。」

「我只想要一台拍立得。」

因為，那可以記住他的臉。



——請你看著我，請你記得我現在的樣子。

艾立恩不是愛琳，但他們共用一張臉，無論是對著此前邀請過他加入的Zob，以及之後招安要他加入星戰局的汪Sai；艾立恩／愛琳用統一的唇色講出一貫的話語：「你們找錯人了，一開始，我就是為了輸才去的。」



艾立恩有一張外星人地圖。很多時候他是艾立恩，只是艾立恩，長褲白襯衫，粗框眼鏡，螢幕顏色調成低階。人生過得低調。

只有在走進電玩間的時候，他可以是愛琳。刷口紅頂假髮，高跟鞋蹬起十公分高，像是外星人駕著八爪章魚駕臨城市，高低差十公分的視野讓他從更高地方往下面看，腳跟有點浮，心有點懸，一切就在天上了。

「我要知道的，是太空侵略者的地圖。」星戰局汪Sai拍桌喊道。

這不正畫著嗎？侵略者在追著我啊。艾立恩描述。地圖帶他往前。長巷被燈照得更長了，身影被他走得更短了。那一晚艾立恩跌跌撞撞跑進獅子林大樓。

外星人追來了。

——要如何辨識出外星人，是哪裡露餡了呢？



這一直是星戰局在改制前便已經念茲在茲的重要議題。

被外星人同化後最恐怖的是，他們和其他中華民國人民沒有不一樣。週六看《五燈獎》，從前奏便能搶先唱出低音砲蔡琴恰似你的溫柔。

但他們已經不是你認識的那個人了。

他們意圖毀滅世界，根據星戰局內部文件以及後來的大審指控，「意圖顛覆政府」、「企圖破壞社會安定與團結」、「法理上瓦解中華民國」……

「為什麼要逃去獅子林？」汪sir會問。

僅因為艾立恩說出獅子林三個字，這座剛興建的商場就被抄個底朝天。星戰局那些老探員可精了，甚至猜測「獅子林」三字是否是另一個暗號，接著聯想到一九七六年那忘恩負義竟和老共建交的美國人才贈送一匹獅子到圓山動物園——「要不要槍殺所有獅子？」

所以，為什麼是獅子林？

艾立恩踏著樓梯往上走，開幕之初標榜「全國最大、最長、最消費的消費長廊」到了深夜其實是一扇一扇拉上的鐵門，一切都拒絕著他，但那不妨礙他站在號稱「全台北最大婚紗集散地」的二樓，痴痴看著玻璃後的婚紗。

今夜是有月光的暗暝，艾立恩凝視玻璃上映出的臉，那張上了口紅依然提醒男人性徵的方臉剛好疊上櫥窗中模特兒塑膠頭顱，這一扇櫥窗，艾立恩頭戴花冠，鯨魚骨排開蓬蓬裙讓他像是行走的白色大蛋糕。



這一扇，艾立恩是西班牙舞女郎，胸前層疊紅紗作珍珠貝，他忍不住半空拍手喊了聲「Oie」。這一扇，模特兒還沒打理事，光裸裸站在櫥窗中，但艾立恩站得最久。他覺得那裡頭已經什麼都有了。因為，那下面什麼都沒有。

那他就可以什麼都有。

乃至他轉頭的片刻，忽然發現，另一具模特兒五官上已經有別的臉了。

那是他今天第二次遇見Zori。

他當然可以逃。但是，也許是因為Zori在玻璃中的表情，還是獅子林靜謐的氛圍，也許僅僅是因為，Zori沒有動，所以他也沒有，那時間好短好短，是不是真有一場婚禮讓他們通往天長地久？

在記憶的版本裡，有那麼一刻，櫥窗中的愛琳甚至探出自己的手，偷偷搭向Zori的。

接著兩人聽到樓梯傳來腳步聲。

「他們來追我了。」艾立恩想提醒Zori。是自己在電動間那番話激怒了其他人。

「他們來追我了。」而Zori先對他說。通緝令上被列為「暴徒」、「叛亂罪嫌」，乃至節節高升的賞金（並不斷加高像是瑪利歐用頭連著頂磚塊那金幣噹噹噹一度跳到五十來萬）讓他先入為主地認為人們是追著他。

兩個外星人在彼此的地圖中相遇了。

那就是艾立恩後來被抓進派出所的原因。

「電玩間藏社會隱憂。螢幕快打引發街頭快打。」深夜獅子林商場發生小規模鬥毆，那本該是第二天的報紙標題。並將在一年後連結時任院長孫運璿腦袋中電路板撥通某個迴路，「青年沉迷電玩」、「電子機台帶動賭博風氣」，紅色警示燈輪番亮起，焊接腦袋中的迴路將電動間歸導入八大行業中，按鈕被按下，政策是半空乍起的核爆雲，「嚴格取締電動間」，那就是台灣八零年代街機史最黑暗的一頁，電子遊藝場執照核發變得嚴格，眾多機台遭銷燬，無數曾光榮對抗太空侵略者的駕駛艙被火焚，被怪手推入土坑中。

但照星戰局局長汪sir的推測。你是故意被抓的吧。那一晚，你們已經商量好了。

「不然，為什麼只有你和那些電玩間匪類被帶進派出所呢？Zoni呢？」

「不然，你後來為何要這麼說呢？」

星戰計畫的第一筆始於派出所的筆錄，艾立恩的一句話改變了明日報上新聞的走向，以及整個台灣街機史的命運。

「我要見司長。」艾立恩說。

一開始那負責取口供的小警察還真被唬住了。司長？哪個司？內政司？警政司？怎麼，你上頭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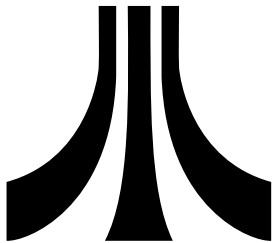


「司？什麼獅？獅子林喔？我看是虎。」還是旁邊一線三機警：「你被他唬了。他奶奶的警政司前幾年改成警政署了，哪來司長？想唬誰啊？」

「我是說，體育司。」艾立恩說。



艾立恩搶過筆錄紙，當即用紅筆在白紙上畫出三條線。正中筆直，周旁左右兩條有弧度的曲線朝中央併攏。彷彿箭頭又如同飛機跑道，一路延伸。



是一個川字？小警察把那筆錄紙橫看豎看，不是真想念出聲來，只是被艾立恩那理所當然氣勢所震懾。

「這你都不知道。」那在獅子林和愛琳扭打的小夥子或許缺了顆牙，卻沒缺心眼，這一刻他眼睛發亮，竟然和對手站在同一邊：「這個字，念作雅達利。」

艾立恩畫出的正是雅達利的商標。

雅達利。Atari。整個街機史若是刻在一張石板上，Atari 便是創世紀所知最早的神祇之一，和家用電動玩具、街頭電玩三位一體。並在一九七八年後買下日本設計的《太空侵略者》版權，以此君臨整個美利堅國土。

「如果加上這個呢？」

這時的艾立恩慢條斯理地用紅筆在 Atari 火箭標誌下畫出五個圈圈。

因為那份莊重的態度，小警察又問一線三，辦公室的人都湊過來。這會兒連那打架的混混都有些看不懂了，所以這又是什麼？

這就是艾立恩的發明。

「有點意思了。」隨著辦公室大門推開又關上，後來響起的拍手聲會讓艾立恩手繪的這張圖被印刷在三天後的報紙社會版上，那五個圈圈就像五顆輪子，隨日子推進逐漸由社會版往頭版邁進。

有說走進辦公室的是《民生報》記者，有說是《新生報》。但重點不是報紙，而是他的目光。記者踱步到一旁報夾上，隨手翻開《聯合報》頭版頭。



〈與共產勢力堅不兩立，蔣總統指示退出本屆奧運〉

這會兒，筆錄上圖案奇異和油墨紙上刊登的奧運圖片產生奇妙的重疊。



事實是，我們早退出奧運了不是嗎？因為老美和中共建交，因為一九八〇年的奧運輪到蘇聯主辦。最主要，是因為堂堂「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被強迫更名為「台灣」代表團，府裡至高領

袖怎麼能吞忍下這口氣。用汪<sup>23</sup>的話來說，「娘希匹，我們早離開世界舞台啦。我們甚至失去了名字。」

「但雅達利的商標和這一屆奧運的會徽長得多像！甚至，他們可以是同一件事情，不是嗎？都是關於，競技。」同樣的話被艾立恩反覆說了幾次。而聆聽者的表情在艾立恩記憶裡都是一樣的，無論是他第一次講述時面前的小警察，乃至他倒數幾次報告時的體育司司長。

一九八〇年雅達利在紐約舉行《太空侵略者》全美錦標賽。拜託，全美國，不，可能是全世界的好手聚集紐約，比出一個冠軍。某方面而言，《太空侵略者》比賽不就是另一種電子競技的奧運嗎？

所以星戰局才懷疑那夜闖入警局的記者是否也是「他們」的人，他也被外星人同化了。不然為何會將這一則社會版的花邊變成一次國家命運的提示？

星戰局局長說，他早該知道了，外星人擅長變化，你口中的Z.O.I.就有很多化名，他有很多長相，這讓他不停在逃亡，而且他最擅長分化，擅長滲透，報社也有他們的人，首先是邊角的報導，然後藉由社論推波助瀾。

他們總知道人們要什麼，藉此打動人們的心。

「只要你能讓我去美國。」艾立恩說。接著修正：「我是說，『我們』，你要我訓練一組太空小隊，有分工，有戰術，有專人訓練，喔，還要有制服。」

「讓我領著中華民國代表隊去紐約殺外星人給全世界看看。」



用運動凝結全國人民的心。據說運府內高層都震動了，那就是台灣星戰計畫啟動的黎明時刻。



「你被騙了，Nori是侵略者的首腦。他那黏沁沁的觸手正深入你們的腦袋，代換中華民國人民純良的心智。」汪sir反手一個巴掌打得艾立恩齒搖腦暈，並問他清醒點沒：「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不，但如果我知道呢？

艾立恩沒有對局長坦承。但他確實知道Nori是誰。所以他才提出那個條件不是嗎？在獅子林的那一晚，當Nori說「他們來追我了」，他立刻知道這人是誰。易容，變裝，逃亡。拜託他們倆做的事情其實差不多不是嗎？面前這卷髮的男人不容於這個島，愛琳則壓根不應該存在這個世界上，說起來，局長以為Nori是主謀，但為什麼不說，愛琳和他是共謀呢？

搞不好，我們是最靠近的兩個人。獅子林的玻璃上映出兩張臉瞬間重疊。那一刻，有子彈被射出。

「我可以帶你去美國。」一開始，是愛琳對Nori做出邀請。

他知道Nori不能拒絕。實在是，Nori太容易死了。任何研究星戰史並考察權衡當時戰力的史學家都知道，力量相差太懸殊了。「大勢底定。非辦不可。」星戰局汪sir說，一旦層峰決定，跟監、



圍捕、放火燒厝、拂曉抓人……星戰局自有它一套抓外星人的方法，對那時的Zoi而言，那是已經決定終局的遊戲了。而如果你看過Zoi打遊戲那麼樣，哎，他根本撐不過五分鐘。

對未來的星戰史學家而言，有人以為是Zoi當下做出決定，有人以為是Zoi身後的智囊——「沒有名字的黨」。Zoi那時這樣介紹同伴們，星戰局稱之外星人巢穴——拱著哄著，「讓Zoi逃到國外。」、「必須讓反抗的火種不被摀熄」……若艾立恩沒說出的證詞是真的，那艾立恩／愛琳才是那個侵入Zoi腦袋的引誘者。

而對艾立恩來說，他也希望Zoi死。雷射穿體，高壓蒸發，外星母船強勢降臨一道光波轟然炸毀地表所有建築。畢竟，Zoi如果不死，他就無法去救他了。

最好他一直死。艾立恩能一直救他。星戰計畫還未正式拍板定案，駕駛員特訓已經在電動間展開。閃光與噪音吞沒一切，Zoi遮頭蓋臉。他總是遲到，他經常性地晚到。有的時候根本不到。

但艾立恩依然能發現他。很簡單，只要自己也死了就行了。死掉了。進入計分榜畫面，就能發現他，分數欄上總能與ID：Zoi相遇。

艾立恩想，那就是愛了吧，把電玩螢幕當一張證書。愛情就是殺死世界上所有的外星人。然後在愛人的名字旁，加上自己的。

ID輸入：Aileen。

愛情比遊戲更加困難在於，你不能是第一名。因為第一名時Aileen將離Zoi非常遠。所以愛琳必須豪快地玩，故意地死。對他來說，死得那麼剛好，竟然比贏更難。



想像母艦船體半空著火，緩緩傾斜並朝台北半空大氣雲層下墜。  
想像我們在壯麗焚燒的橘色天空下忍不住牽起彼此的手。

計分板輸入：Aileen For Nori。我在一開始就輸了。

可我是為了輸才來的。

艾立恩知道自己就算不說，星戰局也終將發現這個祕密，只要祕密探員掃蕩全台北電動玩具間，點開得分排行榜，他們必然會注意到，所有的得分畫面，無論Nori在哪裡，得多少分，旁邊一定會有Aileen。

我輸了，就是贏了。

那是我們街機年代的愛情。



局長到底問錯問題了。問題不是，你知道Nori是誰嗎？星戰計畫的問題是，不，艾立恩的問題總是：「我知道Nori是誰，那Nori又知道我是誰嗎？」

艾立恩可以帶Nori去美國。但問題是，Nori又可以給艾立恩什麼？

獅子林玻璃上的艾立恩和Nori的臉孔沒有動。艾立恩甚至還沒有開口，Nori就給了他。

「我知道你要什麼。」

首先，Zori 真的從「沒有名字的黨」中搞出一個團隊。

艾立恩這才發現 Zori 被眾多女人圍繞著。他哪裡找來這些人的？

女孩們在輸入名字，她們在現實裡果敢堅毅，坐上駕駛座，她們全都是真正的射擊好手。

ID 輸入：Ken。日文的「菊」，女孩裡帶菊，笑起來大盤臉真如向日葵，她們自稱現實職業是小秘書，但其實整個黨裡大大小小聯絡到運輸全靠她，一個人就是基地母船。

ID 輸入：Lorus。英文的「蓮」，女孩名字有個蓮，西方哈佛遊學回來，這麼優雅，可從女性處境到政治立場她都稱之「拓荒」，活脫脫一個西部女牛仔。

還有名字帶個蘭的，有鷹的，鶯鶯燕燕，梅蘭竹菊，麻將搓出清一色，小瑪莉機台持續在陰暗的電動間閃爍光芒，太空侵略者就此加速起飛，進入國家殿堂。「我們要用純女性戰隊的名義宣傳」、「女人會打電動，女人殺外星人，女人拯救世界，台灣美人戰勝美國美人，還有比這更讓人目不轉睛的嗎？」，Zori 撥亂他本來已經夠亂的卷髮，他在背後操盤，他運作，他擁有人脈，他提出標語，他主導風向，「你一定很懂搞組織吧。」艾立恩感慨地說，換來 Zori 意味深長的笑。

「我只是知道，人們要什麼。」

咻的子彈從 Zori 眼睛射向艾立恩。Zori 得一分。「我知道你要什麼。」

艾立恩在等。那眼光裡有期待，更像是考驗，「你是那個拯救一切的男人嗎？」

而 Zori 帶他坐上駕駛艙。

一九八〇年初春中山北路上外交公務車一路黑煙往前疾馳，Zori 要愛琳卸了裝。那個叫艾立



恩的男人又回到了平凡無奇的地球，公務車如約在艾立恩面前停了下來，艾立恩凝視著貼著隔熱膠紙的窗戶緩緩搖下來，「Nice to meet you.」艾立恩看著著車窗上自己那男人的倒影既陌生又熟悉打著招呼。

公務車裡主要有府方代表，以及美國人，這是Z.O.R.第二個指示。竟然用國家名義前往美國參加電玩比賽，那是否可以見見美國在台官員呢？報紙上標題是「太空中將會晤美方代表」，不在的頭銜對上剛解除邦交不存在友誼的國家官員。

車子持續前進。艾立恩坐在窗邊，趁著紅燈亮起的片刻，很自然地搖下窗子，接著對著隔車後的照鏡開始上唇膏。

「娘希匹的你給我打信號。」星戰局局長會在後來逐一檢視探員跟拍時發現魔法啟動的一刻。變身。

綠燈亮起，總統府塔樓赫然在前，接著，太空侵略者就降臨了。

啪的，第一顆爆彈落在車窗右方。

一時以為是粉鴿還是麻雀兇狠地撞上，之大聲，車窗上汁液淋漓。駕駛下意識踩了煞車。這時艾立恩則喊，「衝過去。」並發現自己的聲音低得多像他印象中的男人。啪滋啪滋啪滋，緊接著是車蓋，然後是車頂，像是夏季暴雨擊打，整個車廂都為之震動，鋼板都要被砸穿。

那其實是雞蛋。車窗上沾黏著蛋液混雜破碎的殼片遮蔽所有窗戶。府方代表只來得及在稀稀黃黃的黏液把他們包覆起來前看到街邊拉起的標語：「抗議台美斷交」、「叛徒」、「花生總統

走狗滾回去」。

是了。那才剛發生過嗎？——這裡是同一關嗎？——就是一年之前，同一個地方，這裡曾經是戰場。台灣民眾群情激憤抗議台美斷交。

前座傳來絕望的呼喊。艾立恩哼的一聲，立刻想往前座爬，如果換他來駕駛，絕對衝得出去，「唉，這些娘兒們。」他搖搖頭，但隨即被自己兇猛的敵意，或是體內旺盛彷彿鬍渣子那樣潛伏於膚表的男人味鄙夷給嚇了一跳，若這一車都是娘兒們，那說出這幾個字的自己又算是什麼？

就在這時，窗戶被粗魯地拍打，他們要闖進來了。

「別開門。」府方代表喊。

而艾立恩已經探頭出去。

車外等著的，可不是Zoni嗎？他堂而皇之地出現，撐起外套，接引艾立恩把他納入羽翼下。這時地上黏腥腥全是蛋液和花生殼子，艾立恩一跨出車廂便滑了一跤，西裝褲都被鉤破一邊，他站起身後，索性把一邊褲管給撕掉了，Zoni則順手為他撿起掉落的鞋子，艾立恩把兩隻鞋都拎在自己手上，Zoni拉著他便奔跑起來。

雞蛋殼踩起來碎而響，讓人想起高溫下燒成成盜的骨，高溫碳化的結晶，人類在廢墟裡前仆後繼，台北好像已經淪陷，艾立恩覺得自己被擠得好小小。而男人的大手拉著他。

他們倆躲入大樓之間防火巷中，一個歷史的狹縫。拍頭是一線天，艾立恩發著抖，Zoni問他哪裡傷著了，抓他抓得更緊了，艾立恩覺得蛋液薄膜一樣覆蓋著他更往下滴，連他自己成了水，



一下就會化了去，可Z.O.I.捧著他的臉頰，也就把他一生捧起了，Z.O.I.甚且細細幫他把沾淋的蛋汁殘殼撥開。鼻腔眼前都是腥黏的液體，破殼之卵，殼中少女，隨著視線清楚起來，愛琳誕生了。

當然，這一切是Z.O.I.策動。耳語和被加工過的新聞。加上少許動員。美國代表處有沒有接見艾立恩，他們談了什麼，這些根本都不重要。Z.O.I.真正要的只是，這個畫面而已。

一九七八年底台美斷交，副國務卿來台遭遇蛋洗。中華民國遷台以來美利堅職位最高的官員訪問，被以新鮮土產雞蛋熱烈歡迎，如果坊間謠傳，美方官員又派人來呢？

如果座機能像後來的《雷電》機台可以去選擇，那這是Z.O.I.最熟悉的駕駛艙了。手握搖桿，Biu Biu Biu，他專長的攻擊領域，卻是製造背景。那正是八零年代街機史缺乏的東西。哪一款遊戲都是一屏幕黑忽忽的窟窿，後頭什麼都沒有，Z.O.I.超前了時代，也超前了時代裡所有的人，能看見大氣中的躁動，能看出空氣中的氣流流向。他還需要時間被人們理解。

但艾立恩不需要知道這些，也不需要理解。他只要明白，效果非常顯著。第二天新聞就上了報。

畫質充滿顆粒的照片上，艾立恩對著後照鏡抹唇膏。車框將他方正的臉框著，噉起的肩突破報紙2D平面，比胸部還Q彈有力，「太空中將愛琳對鏡補妝」照片下方說明寫道。

又一張照片，府方代表下車開門迎接。

下一張，蛋雨淋落，艾立恩赤腳拎著鞋，撕開的西裝褲露出細瘦腿幹，彷彿短裙罩不住長腿。讓男人用大外套遮著。



下一張，又一張。艾立恩那麼瘦弱。他必須被拯救。他一溼淋淋的，彷彿剛孵化的雛鳥，大眼睛瞪著虛空。

艾立恩看起來好嬌小。艾立恩看起來好虛弱。艾立恩看起來必須被保護。

所以他一定是女人。

艾立恩一定是愛琳。他如果不是，就算他沒有化妝，就算他只是塗上護唇膏，就算他拎著男用皮鞋。就算他一邊腿上西裝褲管還沾著土呢，人們也認為他是。

那就是電玩史上最重要的發明：人物設定的誕生。

不然那麼粗糙的螢幕主機板上，人物只是 16x16 最低解析度下一堆方塊構成的形體。但為什麼你會輕易地以為，這是勇者，這是法師，這是僧侶。

而這，則是個女人。

艾立恩仔細盯著那張報紙。誰設計了那個框？不，他指的，不是報紙也不是報紙社會版頭條上 6x4 照片黑框。也不是照片裡黑頭車半搖下窗他正抹唇膏的窗框。

他說的是，自己身上的那個。

這一天，全台灣對女人印象的投影都在我身上。No.1 完成挑戰，或是承諾，「我知道你想要什麼。」

艾立恩想，我終於成了女人。



「七零年代的重點在於眼妝。」愛琳的妝越發精緻了。他和菊和蓮一起逛百貨公司。彼此替對方化妝，聊到天就要亮了好睏好睏還不肯睡，一起數落Zoi.和隊伍裡其他男人，說他們隨便對她們呼來喝去，說他們的粗魯和善忘，總歸一句，這些大男人齁……

愛琳在機台上狠狠地教訓Zoi.，在關係裡攻城掠地。好看嗎？愛琳在機台前問Zoi.。他不停進逼，我好看嗎？適合我嗎？沒有更多時間嗎？

不知道為什麼，愛琳就想看看Zoi.吃痛的樣子。可Zoi.越是退讓，愛琳越覺得可疑，他在敷衍。於是最後那些積壓的情緒總是從螢幕上漫天流火的砲彈變成現實的子彈，並且以愛琳對Zoi.一發砲火輸出作結。

「你給我認真一點。」

「你是不是當在玩？」

每句話都是在問太空侵略者。

你為什麼不能贏！總是這樣，愛琳的手捶打在Zoi.胸口，一拳又一拳，像是子彈一發又一發，他應該是用真力，但Zoi.也只是笑笑。

你為什麼不生氣？

你為什麼，為什麼不能贏？那一刻，愛琳發現自己說出口。



——我就想輸給你啊。

怎麼還像小女生鬧脾氣呢。Zoi 體貼地為他擦掉眼淚，這話不是他最想聽的嗎？

不，那是你以為的女人。

那是你們以為的女人。那是我以為的女人。

你並不知道我真的要什麼……

甚至，我又真的知道，我要什麼嗎？

艾立恩是在那時開始對 Zoi 產生懷疑。又也許，那只是好奇。他弄不清一開始為什麼這樣做，總之，稍微清醒的時候，艾立恩已經跟著 Zoi 迂迴的路線在台北市前進，彎巷拐弄，台北市街燈以十六到三十五公尺等距分布，如果從更高空往下俯瞰，整座城市是橫斜交錯的線條，中間有無數圓點星星火火。

你看出來了嗎？在一九八〇年初春艾立恩小巷深弄裡彎彎拐拐追蹤 Zoi 的同時，東京人岩谷徹正在電路板上焊出更緊密電路節點，黃色大圓餅缺一塊長出好大的嘴巴沿街吃過去，後頭幽靈窮追。經典遊戲《小精靈》誕生於一九八〇年。

摘錄紀錄片對《小精靈》造型設計者岩谷徹的訪談，《小精靈》的最初構思正是來自於「如果街機都是男人玩的，有沒有一款給女人的遊戲呢？」

岩谷徹說：「我們設計了很多造型，有一次，同事聚餐，約在 PIZZA 屋，披薩輪刀滑過薄片的那一刻，喔，大夥兒忽然眼神一亮。」



那一刻，小精靈誕生了。

艾立恩沿著台北市巷子更往前去，小屋燈光亮了起來，窗戶上Zori的造型好像點陣圖，接著，一個女人的剪影出現了。

Zori果然有別的女人。

難怪Zori和他再靠近，總像是隔著一層駕駛艙玻璃……

難怪Zori總是不冷不熱，是退讓，還是冷淡，是貼心，還是只是禮貌……

「他只是想要我帶他去美國……」

要艾立恩說，岩谷徹真不懂女人的心。誰都知道該一刀切。和這樣的男人糾纏什麼呢，乾淨俐落。妹妹啊，姐姐是過來人，誰人生沒碰到過幾個爛人。但是，Pizza到底是牽絲牽纏的，怎樣都劃不斷。

小精靈在這時咧開它的嘴巴沿街吃過去。

第二天Zori將在玻璃窗上發現一個紅紅的唇印。之火紅。

但愛琳沒有放棄，他可是專殺侵略者的王牌駕駛啊。電話鈴鈴鈴等一個人接起，天長地久，Hello，這回有人說話了。艾立恩就想看看，是怎樣的女人可以贏過自己？

現實世界裡，他也要展開對決。

時間艾立恩決定。地點由那個女人選。就火車站對面希爾頓如何？「你知道，就很好吃Pizza。」那裡是一九八〇年台北少數可以吃到Pizza的地方。艾立恩耳邊聽到刀子劃過去的聲音。

愛琳事前準備有多周全，決戰時就有多震驚。縱然他穿上星戰套裝。口袋裡揣一支口紅，僅僅握住搖桿，身體像是巨大的機器人，艾立恩就位，愛琳準備彈射。面前是黑暗如流線兩邊有無數街燈延展的宇宙，他要去和外星人對決。

但等他真正抵達決戰地點，餐桌前等待他的侵略者非常美，高鼻深目，藍色眼睛裡有一種深深的諒解。他那時就知道，自己贏不過了，是啊，他能帶Zoe去美國，那是艾立恩唯一的籌碼。但面前這女人，根本就是美國來的啊。

「你怎麼會在這裡？」Zoe用他一貫睜著了，小男孩一樣的眼神說。

艾立恩看著女人瀑布一樣流洩的金髮，每個字都帶著恨：「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吃西餐。」

「這位，呃，這位是，這位是我計畫的夥伴，艾——呃，愛琳。」Zoe想了想才對女人介紹他。

「這位也是愛琳，愛琳——達，」接著對艾立恩介紹女人。

兩個愛琳，大骨節的手彼此交握，艾立恩分不出他的戰意是在何時像是拔掉插頭的電玩機台一下子暗掉的，是當愛琳達看著他的眼神由瞬間的驚詫轉變為理解，乃至體諒，或者同情。（哎，又一個……）

或是當愛琳達侃侃而談，可能是不想讓他聽懂，說的全是英文，他只能片段地從單字得出，「拯救」、「逃亡」、「不至於剿滅」……

艾立恩試著插話，也說拯救，逃亡，以及不至於被剿滅。他講述螢幕上的戰略，怎麼善用掩護，透過突破對方嚴密跟監保駕我方主腦延長過關時間……



「你說的是利用國際人道救援？」

「不，我說的是太空侵略者。」

終究，在現實裡，他只是一個遊戲。



你想要接關嗎？

YES? NO?

十元硬幣在掌心搗得熱燙，所有街機驅使你瘋魔的，其實都可以代換為：

你想要復仇嗎？

YES? NO?

汪sir的黑頭車在這時追上了艾立恩，「歷史是一輛沒有煞車的車子。」總算來一句汪式格言，「我們只能延長它撞上的時間」，車門開啟的那一刻，就把艾立恩吞進一九八〇年超速的歷史中。

重探街機史，要到一九八二年雅達利推出《亞爾的復仇》才正式改變了整個電玩遊戲史。《亞爾的復仇》設計師 Howard Scott Warshaw 請漫畫家繪製了手冊，以漫畫方式交代了主人翁亞爾的

過往——亞爾被外星帝國控制，此後他擺脫洗腦，決心展開革命，對抗邪惡的外來帝國。

那無關遊戲設計本身。但《亞爾的復仇》留給電玩史最重要的遺產正是，「背景故事」。

亞爾和外星帝國可以被重新輸入，想像整個中華民國史是一部大型機台，成為螢幕上閃閃發動的——

玩家名字輸入：孫文。亞爾被取代為中國人民。外星帝國取代為滿清。

玩家名字輸入：Zou。亞爾被取代為台灣人民。外星帝國取代為國民黨。

未來台灣將有的論述，全部被一容量不到8M的八位元遊戲預言了。

玩家名字輸入：艾立恩，還是愛琳。

汪sir問，你想對Zou復仇嗎？

艾立恩屁股陷進皮椅中，朝越來越遠的忠孝東路望去，大陸在歷史的後照鏡逐漸縮小，那不是比喻，忠孝東路確實是資本的新大陸，但在艾立恩眼中是整排大陸大樓。一整排由大陸工程承建。

車燈亮起，遊戲字幕上：「艾立思／愛琳的復仇」。

掌握故事的人，就掌握了搖桿。

汪sir遞給艾立恩一個小盒子，怎麼，雅達利還出新的款式？

「這就是拯救台灣的關鍵。」你經歷了顛覆，洗腦。你看過外星人最偽善的臉，曾遭他入侵，如今，你已經認識了敵人的面貌。我親愛的三民主義戰士，這就是你的砲台。



「這是個，呃，手電筒？」

「欸，那是民主的砲台。」汪<sup>Sir</sup>明顯用了幾個政府單位的稱謂，但聽在艾立恩耳中，顯然是同一個，星戰局——一個偵搜外星人的組織。怎麼不是？——他們始終問一個問題，祕密基地在哪裡？

不是人類的，是外星人的。

如果沒有。我們就為你創造一個。

那就是星戰計畫的全貌。你們以為可以用來逃出國。我們卻以為，可以用來抓住你們。

「計畫已經進入收網階段。」汪<sup>Sir</sup>指示汽車掉頭，在忠孝東路某棟新大樓裡，Z<sup>01</sup>在那，菊在那，蓮在那，還有他的兄弟姐妹們。那些電競團隊的成員，你以為是廚子，是茶水，是候補，表情認真，但其實他們全都是顛覆中華民國的外星人。

「你看看，他怎麼腐化你。他把你變成，變成這副樣子。」

夜幕正降臨，艾立恩透過車窗往外望，他進去了。大陸大樓逐一點亮，那些規格化的窗戶像不像G<sup>M4</sup>或S<sup>85</sup>的點陣圖列。現代正降臨台北。一九八〇年的忠孝東路是通往星際的高速公路，路燈接連亮起，宇宙船帶領我們飛到下個世紀。

「而你是中華民族最後的駕駛員。」局長的聲音只要你走到正確的窗戶前，那個侵略者小屋，在那窗戶前打開手電筒。

雷射光砲凝聚能量。發射。



Biu Biu Biu——

——只要推給他就好了。殺死他，你就能證明自己不是外星人。

星戰局長把手電筒，或是民主的砲台交到艾立恩手上。對艾立恩來說，那可以是砲台按鈕。但為何不是逃生艙呢？

只要按下按鈕，他就能重寫自己的故事。

你想要接關嗎？他自問。只要投下硬幣。計分歸零，故事重新開始。在這個重寫的故事裡。愛琳的故事是中華民國人民被迫害被洗腦的故事，No.1 是外星人。只有 No.2 是外星人，而他又能成為正常的那個艾立恩。



那就是最後一關。

暮色如設定好了的降下。天色只是一直黑一直黑。隨著忠孝東路上鄰近大樓第一盞燈亮起，啪嚓，螢幕亮起來了。

外星人將從天而降。

但艾立恩所在那棟大樓沒有亮燈。站在黑暗的房間裡，面對面前沒通電的駕駛手把，中華民國王牌駕駛員艾立恩第一次遲疑了。



該殺死外星人嗎？

乃至進屋的Z.O.I.以打火機照明的時候，面前一張鬼臉。白臉紅唇。

「你今天很好看。」男人的話像每個昨天一樣。

愛琳忽然無比厭倦。Z.O.I.大概從來沒有真的看見他吧。

不。他忽然在想，自己真正厭倦的搞不好是，這不是他想成為的女人。這從頭到尾都是中華民國男人們訂製出來的女人。

（可我到底想要什麼？）

外星人炸彈從天落下，愛琳內心有無數窗玻璃飛濺，一個重拳揮出，總統府巴洛克式塔樓逐寸爆破，Z.O.I.臉頰凹陷出彈著點逐寸碎裂（但幾天後會由電競戰隊的女孩兒代號「鷹」修復改造之）。

警告，警告，系統發出提示音，駕駛艙艙體發生毀損，將進入近戰肉搏模式。

他們在黑暗的房間撕打著。互相擊住對方的關節，章魚很軟，男人很硬，這時候愛琳倒覺得艾立恩很好用，那樣柔韌卻又耐操，能承受高強度擊打，一經鎖定，絕不鬆開。

他不知道自己這麼能打。

他們在地上翻滾。艾立恩一個地板寢技將Z.O.I.反手折向後，手往前一抓，覺得對方好硬好硬。

這一次駕駛桿就不是那一根口紅了。

這倔強的男人，也許一生都在等待一次征服。



艾立恩抓著搖桿。他似乎感受到章魚濕潤的體表正緩緩滲出汗液。

駕駛員換成艾立恩，男人才知道怎麼讓男人爽。那麼粗的桿身，其實真正的電玩高手必須做出非常精細的撥弄。

或用掌心抵著插桿的頭，如切如搓，如琢如磨。

或者徒以兩根指頭挾著。彷彿開瓶器旋開汽水瓶蓋，欸，別窮搖啊，那裡頭好繽紛無數水珠氣泡跟著湧上。

Biu Biu Biu——

這時候才是關鍵，請把握手感，握緊搖桿，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 A——對了，一九八五年KONAMI遊戲設計師橋本和久於《Gradius 宇宙巡航艦》置入的祕技，從此橫貫電玩史，成為進入遊戲後門的祕技，所謂金手指。

外星人緩緩交出他的子彈，漫天火花流洩。

我贏了。艾立恩想，但望著Z.O.I.那張茫然中帶著害羞的臉，「那要繼續練習了嗎？」他說。

我終究輸了。艾立恩立刻知道。

手電筒的光在幾秒後於窗邊打亮。

（這時大樓外攻堅小隊看到訊號。他們用手指彼此點向自己眼睛，一號二號小隊從下方大門處突入，三號四號小隊由高樓垂降。）

（人類的黎明片刻即將到來。）



「太空侵略者中，有所謂的名古屋戰法。你知道為什麼以名古屋命名嗎？」乍亮的光度中，他們各自端坐，正衣冠，雖然面色潮紅，像被抓到了什麼似的，但從大樓對面窗戶往裡望，兩人像是老師與學生。像是男人與男人。像是朋友之於朋友。

像是再見之時。像是告別之時。

「因為名古屋在古代稱作尾張。尾張的日文念作おわり。和結束おわり同音。這是以結束為前提的戰法。」

一旦失敗了，一切就結束了。

不，一切在我們相遇之時，就已經結束了。

一開始反而是極端的靜謐。像大爆炸熱氣與風造成熱氣內卷之真空，把一切聲音都吸進去了。

接著大樓四處才傳出驚叫聲。

「所以實行名古屋戰法的先手是，我們必須自己破壞碉堡防護罩。」

喇叭聲四下亂鳴。依稀聽見破窗聲。

他記得自己抵著男人的身體時，男人屈從地往後。像是縮起，又彷彿強要。

愛琳一把抹掉唇上口紅。在Z.O.C.多疑地開始注意四周之際，再次壓住了他。

接著愛琳拿起一旁的大剪刀，往前就是猛力一揮。

對了，一個關於《太空侵略者》的冷知識是，初代《太空侵略者》並沒有配樂。環繞耳邊只有登登登的規律聲響。設計者西角友宏表示，那是侵略者的心跳聲。



（這就是整個《太空侵略者》最怪異的部分，如果遊戲的主人翁設定為人類，那為什麼主配樂卻不是人類的心跳聲？）

好想讓你看我的心喔。那樣熱燙。

Nori 雙手捧著，手上抓不住哇啦哇啦洩了一地。

水流一樣。外星人的血是黑的。那其實是Nori一頭卷髮。

（還是，其實是人類侵入了章魚的世界？那故事就要被反過來寫了。）

（歷史要被反過來了，）

然後，愛琳用手指碰碰自己的唇，雙指併攏，像飛吻，又像誓言，沾了沾自己的，又抹向Nori的。

以血唇妝。

別動。

剪刀抵住Nori下顎，接著抓起眉筆貼著他眼皮，你有刀刻一樣深的眼皮。我好嫉妒，愛琳說。往上看。

七零年代的重點在於眼妝。但Nori往上吊的眼珠子看見的，同時還包括天花板上方被挪開的隔板。

那是屬於他們的名古屋戰法。

最後一刻，愛琳／艾立恩親手為Nori戴上假髮。如戴上一頂皇冠。



去吧。我革命年代的啟蒙者，是你啟動了這一切。就算這一切，只是遊戲而已。

艾立恩說，「你覺得，我是，革命家的女人？」

「不。你，你是……」

「那麼，我是，革命家的男人？」

那能讓百萬城池驚動，讓總統府至高領袖都坐不住的大革命家Z.O.I.第一次說不出話來。

艾立恩等的就是這一刻，他望著面前清秀的男子，也正從外面裡變成手足無措的女孩，艾立恩現在可以勇敢說了。

我愛你，但這從來與你無關。

「你知道嗎？你一定知道。你一個多情的男人，但你真正愛的，是革命本身。不，你始終痴迷看著的，是那個革命你自己。」

偷渡去美國？用運動凝聚全國人民的心？那都只是混亂星戰局的手段。這男人是不會離開的。這才是真相。但連真相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才是那個革命家。」

艾立恩指了指天花板上方，那時候，菊和蓮的頭從天花板隔板冒出來。去吧。他說。有人則必須離開。而有人必須留下來，不是為了成為他，而是為了成為自己。

破門聲。而前是閃爍的白光，吆喝，無數手去觸摸他。



艾立恩耳邊瞬間傳來了掌聲。其實，他一直知道人們要什麼，我亦多想被人寶愛。被無數雙手撫摸擁戴。

「名字。說，名字。」

「看是不是他？」

你們總想決定我成為誰。他想像螢幕上亮著小小的光棒。那就是最後了，卻只有在小小的螢幕裡，他能決定自己，那麼，請輸入你的名字。

所以，這是最後一關了。那他是贏了，還是輸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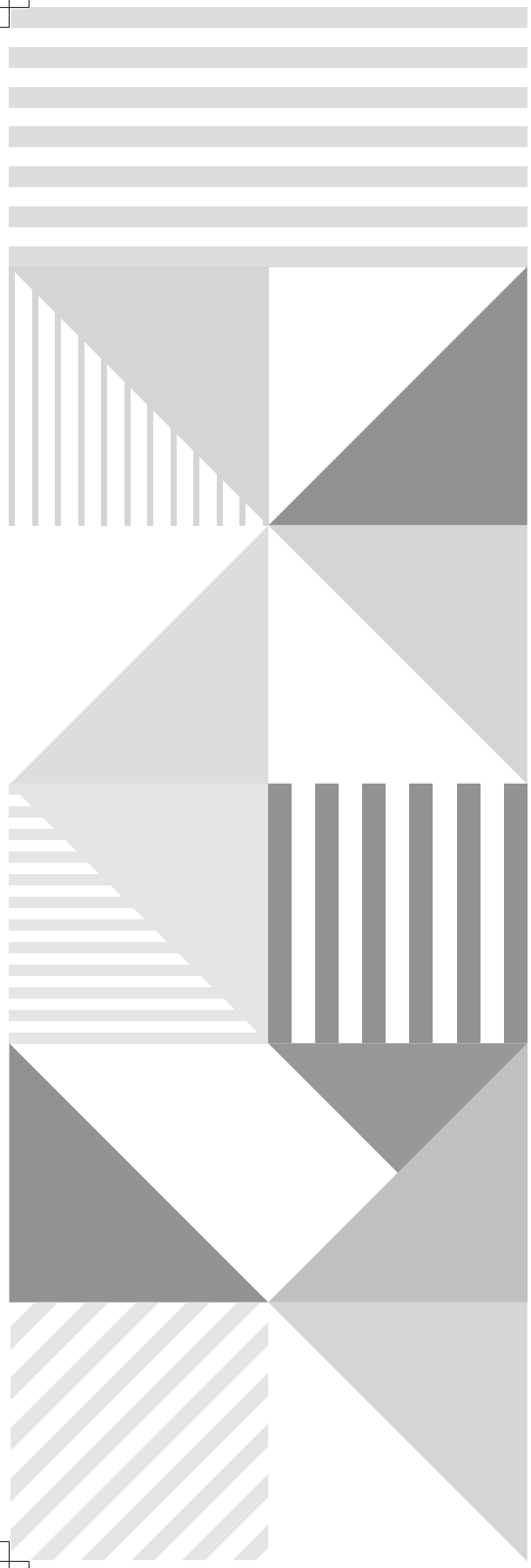
不，他想，無論高分低分，無論通關與否，有勝利者的歷史，但也有失敗者的，他正是要把失敗傳遞給後來。

那些人，害怕的是，我們沒能成為他們所選擇的人。

人們害怕的，是我可以選擇。

Hey, Thanks。我也愛你們。他鞠躬，他摘下假髮華誇半空繞著著手行脫帽禮，面對湧向他的隊伍，虛空中，他舉起手，指作手槍。

Biu Biu Biu——



| 2024 |  
| 第四屆 |

葉石濤  
短篇小說文學獎